

京

劇

飛南東孔雀

(北京市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劇本選)

柳倩改編



北京大眾出版社



25

5

孔雀東南飛

（全二冊）

（全二冊）



（全二冊）



孔雀東南飛 (京劇)

柳 倩 改編

*

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白塔寺觀音菴)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

(5024) 787"×1092" 1/32 • 1 2/16 印張 • 26,000字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9,000册 定價：0.12元

前記

“孔雀東南飛”的故事，來源於漢代樂府。

漢朝末年，廬江府的小吏焦仲卿和妻劉蘭芝，夫妻感情很好。但是焦母却極不滿意兒媳婦，時常凌辱蘭芝。焦仲卿雖然很同情蘭芝的委屈，但不敢公然勸阻母親，夫妻二人唯有暗地悲泣，互相勸慰。

一天，劉蘭芝的母親患病，讓他兒子劉洪來接女兒回家住幾天，焦母雖勉強答應蘭芝，但等到焦仲卿回家後，她却又在兒子面前多方挑撥。焦仲卿怕母親不高興，就趕到劉家把蘭芝接了回來。

蘭芝回到家裏，焦母又藉故責她不孝，罰她連夜織絹，不許睡覺。焦仲卿不忍妻子受苦，趁母親不在，暗勸蘭芝回房安寢，誰知被焦母聽見，她更是不容，馬上迫令兒子寫休書將蘭芝休棄。焦仲卿百般哀求無效，祇好親送蘭芝回娘家。途中夫妻互訴苦情，兩人立誓不娶、不嫁，等待機會再圖破鏡重圓。

劉洪見妹子被焦家十分欺凌，竟作主將她改嫁給太守的兒子朱史以圖富貴。蘭芝拗不過哥哥和母親，無可奈何，只好等到了朱府再尋自盡。成親的那天，焦仲卿設法會見了蘭芝，二人悲傷不已，就作了一對同命鴛鴦，雙雙投河而死。

人物

焦仲卿
劉蘭芝
焦 母
月 華
劉 姥
劉 洪
朱 史
皂 隸
馬 夫
車 夫
四青袍

第一場

〔焦仲卿家。焦母、月華同上。〕

焦 母 （唱“西皮搖板”）

不幸丈夫早喪命，
帶領兒女度光陰；
娶個兒媳不孝順，
終朝惹我把氣生。

〔劉洪上。〕

劉 洪 (唱“西皮搖板”)

只因老母身染病，

接我妹子回家門。

唉，我母親病啦，想我妹妹，叫我去接她，要是沒事，我劉洪真不樂意上這兒來。說着說着到啦，好賴我們這樣的親戚，我也不用通稟，就自個兒進去。親娘！

焦 母 大舅來啦，搬個座兒來！

月 華 是！（搬椅）請坐。

劉 洪 妹妹！

焦 母 哪陣風把你給颳來啦，大舅有什麼事情啊？

劉 洪 我這事情，說起來不大，算起來也不小。

焦 母 倒底什麼事呀？

劉 洪 只因我母親病啦，想我妹妹，叫我前來接她，跟您告幾天假！

焦 母 哦！是這麼回事？親太太病啦。唉！我告訴你說，想如今你妹夫在衙門裏頭住着，時常不回家；再一說，如今人家倆口子別提多好，這去不去呀！我可做不了他們的主意！

劉 洪 我說親娘，您這話就不對啦。

焦 母 怎麼不對呀？

劉 洪 您這一家，就屬您一個人年長，叫去不叫去，還不在您一句話？

焦 母 好吧！把你妹妹叫出來，你們商量商量！

劉 洪 也好！

焦 母 姑娘。

月 華 媽！

焦 母 去！把你嫂子請出來。

月 華 幹嗎請呀？把她叫出來不就結了？

焦 母 傻孩子！不怕人挑眼？

月 華 那麼我就請去！

劉 洪 瞧你家裏這股子勁。

月 華 嫂子！媽叫你哪，快來吧！

劉蘭芝 (內白)來了！

(劉蘭芝上。)

(唱“搖板”)

夫妻恩愛甚和順，

最苦難歡婆母心，

妹子呼喚忙答應，

走向前來問分明。

婆婆在上，媳婦萬福！

焦 母 居家過日子，哪兒那麼些酸禮。你哥哥來啦，你就沒瞧見？

劉蘭芝 兄長來了，小妹有禮。

劉 洪 還禮，還禮。妹妹，短瞧你！

焦 母 曖曖，有話坐下說！

劉蘭芝 喚我何事？

焦 母 你哥哥不是來了嗎？說你媽病了，接你回去，你是去不去呢？

劉蘭芝 婆婆若允許前去，媳婦就去看看母親的病症。

焦 母 你丈夫沒在家，去不去呢，我可做不了你們的主意。

劉 洪 我說親娘，您這話就不對了！

焦 母 怎麼不對啦。

劉 洪 剛才我不是說過，您這一家子，就屬您一人年長，叫去不叫去，不就在您一句話？再一說，您這也養活着

閨女，往後我這妹子要是出了門子，您要是去接去，人家給您這兩句話，您心裏難受不難受。我大老遠來啦，跟您商量商量，您怎麼那麼“懶”？這麼一來，豈不成了“懶”頭了嗎？

焦 母 我說你上這兒來，是看親戚來啦，還是抬槓來啦？

劉 洪 不是我抬槓，是你找這個嗎。倒是叫去不叫去？

焦 母 好吧，（向劉蘭芝）那麼你就回家看看去吧！

劉蘭芝 但不知許我幾日假期？

焦 母 甯，那還不隨您的便嗎？

劉 洪 呃？怎麼叫隨便？多少不拘，你倒是給個日子！

焦 母 我想我親太太也沒多大的病，左不是有點頭疼腦熱，要不然你回家看看去。幹嗎的話，你回家就住它一天。

劉 洪 什麼？一天？

焦 母 那麼兩天……這麼着，三四天還不行嗎？

劉 洪 這可是您說的，一二三四天。妹妹，咱們走吧！

焦 母 你們去啦？我可不送。

劉 洪 誰叫你送啦。

焦 母 這兩天我也直不舒服。

劉 洪 （喃喃地）你呀，你死不死！（回頭向劉蘭芝）妹妹，咱們走！

劉蘭芝 多謝婆婆賞假，媳婦回去了。

（唱“搖板”）

聞母染病心不定，

隨我兄長轉家門。

〔劉蘭芝、劉洪下。〕

焦 母 哎！

（唱“搖板”）

且等我兒歸家轉，

設法拔却眼中釘。

焦仲卿 (內白)走哇!

(焦仲卿上。)

(唱“搖板”)

進得家門上房奔，

母親膝前問安寧。

孩兒拜揖：

月 華 哥哥回來啦!

焦仲卿 妹子請坐。

焦 母 唉!

焦仲卿 母親爲何生氣?

焦 母 孩子，你回來的好，你要是不回來，我還打算找你去!

焦仲卿 母親爲了何事?

焦 母 我問問你，咱們這一家子，關上了大街門，屬誰最大?

焦仲卿 自然是母親最大。

焦 母 不對，唯獨咱們家裏頭，關上了大街門，就屬你頂大了。

焦仲卿 做兒女的，還大的過母親不成?

焦 母 想我們老娘兒們，就知道三從四德。在家從父，出了門子從夫，自你父親死後，這兩從，媽媽我全都從過了。如今到了從子的時候了，這不就屬你頂大了嗎，我的大少爺?

焦仲卿 孩兒自思未曾得罪母親。呀，賢妹，你可曾得罪母親?

月 華 你找尋我幹嗎?

焦 母 得了!我這跟你說話，你找尋她幹什麼?她是你的妹妹，臉朝外的人，終久她得出嫁，我跟你說話哪，你跟我胡扯亂扯，還來什麼瞎扯!

焦仲卿 呀，母親，就是媳婦，她也不敢得罪母親哪!

焦 母 誰？就是你那好媳婦呀！你聽我告訴你說，今兒早起，她哥哥來接她來啦，說她母親病啦，她聽說她母親病啦，就哭天抹淚，沒容我說話，她可就走啦。她的眼裏還有我嗎？（哭）本來麼，一家人都仗着你一個人吃飯，誰還大得過你們大少爺大少奶奶呀！

焦仲卿 岳母病了，回去看看也是應該的，母親何必爲她生氣。

焦 母 我說仲卿啊，自從你父下世，爲娘將你教養成人，指望你身得一官半職，也好顯耀門庭，不想你娶了這個小賤人，有了她就把爲娘扔在九霄雲外，真是“大公雞，尾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我想起來，就沒心思活下去啦！

焦仲卿 呀，母親！待孩兒將她接回，母親不要生氣。

焦 母 接不接，就在你啦！

焦仲卿 孩兒去也！

（唱“搖板”）

老娘親發作了無名火性，

這時候倒叫我有口難分。（下）

焦 母 唉！

（唱“搖板”）

近日裏我的兒也不孝順，

月 華 （接唱）還是我女兒家侍奉娘親。

焦 母 對啦！你是我的好女兒！

〔焦母、月華同下。〕

第 二 場

〔劉蘭芝娘家。劉蘭芝扶劉姥上。〕

劉 姥 （唱“搖板”）

偶然間失檢點身染疾病，

幸我兒回家轉稍慰娘親。

兒呀，你兄長接你回來，不知此刻他又往何處去了？

劉蘭芝 兄長將我接到家中，母親正在酣睡，他就出門去了。

劉 姥 咳，這個奴才，總是常常不在家中。你回來的時節，但不知你婆婆給你幾天假期？

劉蘭芝 婆婆與我三四日假期。

劉 姥 好，好，再有一二日，爲娘的病也就好了哇！

劉蘭芝 女兒適才與母親將藥煎好，待女兒取來，母親服用。

劉 姥 快些取來。

劉蘭芝 待我取來！

（唱“搖板”）

賦歸寧爲老母身染重病，

出嫁女也應該侍奉娘親。（下）

〔劉洪上。〕

劉 洪 （唱“搖板”）

將妹子送到家侍奉母病，

同朋友玩耍畢轉回家門。

媽，您好點沒有？

劉 姥 自你接你妹妹回來，你又往哪裏去了？

劉 洪 方才把妹妹接到家，您正歇着呢，出去同朋友繞了一個彎兒。

〔劉蘭芝上。〕

劉蘭芝 兄長，請坐。

劉 洪 好，坐下！

劉 姥 你回來時節，她那婆婆限她幾天假期，你可曾聽明白麼？

劉 洪 我聽明白啦，她婆婆給她三四天假期。再一說，我們

是親戚，我妹妹多住兩天也算不了什麼，您放心得啦，沒有錯兒。

劉 姥 不是呀，她那婆婆性情不好。若是誤了她的假期，回去是要尋她的錯處。

劉 洪 媽呀！這話又說回來啦，您拿我妹妹來說，在她家够多麼賢惠，真是曉三從知四德，這老梆子還是那麼橫挑鼻子豎挑眼，也就是焦仲卿那蠢小子忍受得下去。我說媽呀，往後我要是娶了媳婦，有人對待我媳婦這樣，我非給她一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來不可。

劉 姥 這是怎麼講話！

〔焦仲卿上。〕

焦仲卿 （念）家庭少和氣，
使人常皺眉。

內兄！

劉 洪 親戚，裏邊！

焦仲卿 岳母，娘子！

劉蘭芝 官人！

劉 姥 賢婿請坐。呀，你公事忙碌，還來看我病症，真正難爲你了！

劉 洪 你倒是還惦記我媽的病！

劉 姥 是吓。

焦仲卿 呀，這——小婿一來是看望岳母病症，二來是奉家母之命，接令媛回去！

劉 姥 呀？怎麼將將回來，就要接她回去？

焦仲卿 啊，岳母，是小婿方才歸家，見家母也生起病來，爲此接令媛回去！

劉 洪 你媽也病啦？八成受了傳染。

劉 姥 既然如此，爲娘的病再有一二日也就好了，（向劉蘭芝）你那婆婆身體不爽，你丈夫前來接你，你就回去吧。

劉蘭芝 這——（焦仲卿做手式）如此女兒回去了。

焦仲卿 小婿告辭了！

劉 姥 你們去吧！

劉 洪 我說妹妹，媽這有病哪，你說走就走。我明白啦，這是他捨不得你，你也捨不得他，好啦好啦，打今天走後，往後你可就別來啦，再要是來，做哥哥的我可不接待。

劉 姥 你這是怎麼講話？

劉蘭芝 母親安心養病，女兒回去了！

（唱“搖板”）

望老母勿牽掛安心養病；

〔劉姥下。〕

劉蘭芝 （唱）一陣陣悲苦湧上我心，

隨官人出門來心神不鎮！

劉 洪 我說姓焦的！你回來，你們倆口子，回去告訴你們那不講理的老梆子，別拿家庭專制手段對待我妹妹，日子長了，擠兌出事來，說句文話，叫悔之晚矣！不送，不送。（下）

劉蘭芝 呀！

（接唱）聽兄長一番話動魄驚魂。

休怪他逞剛強無有學問，

却倒也說出了禍患之根。

焦仲卿 娘子呀！

（唱“搖板”）

接你回怕老母又發火性，

劉蘭芝 唉！（回家、進門）

（接唱）進門來不由我戰戰兢兢。

焦仲卿 有請母親！

〔焦母上。〕

焦 母 咳！兒子是個糊塗蟲，拿着媳婦當祖宗，出房舉目來觀看，哼，面前站的眼中釘。

劉蘭芝 婆婆萬福！

焦 母 唷！不敢當，不敢當。姑奶奶，媳婦老太太，你回來啦？你過來，我問問你，你走的時候，我給你幾天假期？

劉蘭芝 婆婆與我三四日假期。

焦 母 是呀！我既給你三四日假期，你在家裏多住幾天，服侍你的母親，等她病好利落了，你再回來，你幹嗎趕快跑回來？對待你母親都還這個樣，何況我這做婆婆的，不更不行了嗎？

劉蘭芝 婆婆命官人呼喚，媳婦怎敢不回？

焦仲卿 是呀！母親生氣，孩兒才接她回來的。

焦 母 你呆着吧！我這跟她說話，你搭什麼碴？你再接下語，我給你一個嘴巴。（對劉蘭芝）你說什麼，我讓你爺們把你接回來的？你准那麼聽我的話嗎？我也瞧出你們來啦，你們是拿老家說事，做招牌。你呀，離不開他，他離不開你，你簡直是小狐狸仔！

劉蘭芝 婆婆不要生氣，如此待媳婦仍回娘家，伺候母親病好，即刻回來！

焦 母 回來！好哇，我就說了你這兩句，你就要走，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你也太隨便了哇！

劉蘭芝 既不許媳婦回去，又說理應在家伺候母親不該回來，

如今媳婦倒做了兩難之人了。

焦仲卿 是呀！孩兒只因母親心中不快，故此才接她回來的，並非媳婦來去自便。

焦 母 奶奶踹燈，我一說她，你就接下句，你是我生的，不是她養的，你再搭碴，我拿嘴巴擱你。唉！可也是，就說你爸爸一死，我也應當跟着他一塊兒死就對啦，省得連累着大少爺、大少奶奶。掙錢還得養活着我，我是個吃閑飯的，我活着有什麼用？我投河去！溺井去！再一說，我也沒做對不起人的事，那麼我死不了，這不是活受嗎？到如今我是深了不是，淺了不是，這氣我受不了！老頭子，你把我叫了去吧！（哭）我的天……

焦仲卿 母親這樣講話，豈不罪煞孩兒了！

焦 母 得了吧！（對劉蘭芝）我告訴你，你不孝順你的母親，又不聽我的話，我可要罰你！

劉蘭芝 媳婦情願受罰。

焦 母 呀，你情願受罰？你知道我罰你什麼？我罰你在我這裏織絹，就在這屋裏，一天一宿不許出這房門。

劉蘭芝 媳婦遵命！

焦 母 回來！你瞧你像做媳婦的樣嗎！腦袋上戴的繞眼精光，身上穿的花枝招展，你讓誰看？再一說，這個織絹是個粗活，把衣裳磨壞了，再給你做新的？脫了去！給我換衣裳去！

劉蘭芝 媳婦遵命。

（唱“搖板”）

自幼兒在娘家頗知禮義，
十三歲學織素十四裁衣，
十七歲過了門不堪驅使，

看起來焦家婦實在難爲！(下)

焦仲卿 唉！

(唱“搖板”)

這時候倒叫我無言理論，

好夫妻偏遇着這樣的家庭。

(皂隸上。)

皂隸 太守回衙，傳喚於你。(下)

焦仲卿 知道了。啊，母親，太守傳喚，孩兒前去伺候了。

焦母 這是官事，你快去吧。

焦仲卿 孩兒去了！

(唱“搖板”)

聞聽得太守歸官事要緊，

急忙裏別老母離了家門。(下)

(月華上。)

月華 (唱“搖板”)

我嫂子與母親性情不一，

進房來見娘親細問分明。

媽！

焦母 孩子，你來啦。

月華 是我嫂子回來了嗎？

焦母 她剛回來，招我生一肚子氣。

月華 這閑氣往後您少生吧。我嫂子上哪兒去啦？

焦母 她呀！上後頭換衣裳去啦！

月華 我把那機子搬過來吧！

焦母 你管它幹嗎？

月華 我早點安好，好讓她多織一點呀！

焦母 那好呀！唉！這哪是做媳婦，這不成了媳婦老太太，